

<<再婚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再婚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29053635

10位ISBN编号：7229053633

出版时间：2012-8

出版时间：重庆出版社

作者：水湄伊人

页数：249

字数：28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再婚>>

内容概要

男人帮——张纪年，典型的当代柳下惠。
妻子因他缺金少房红杏出墙，傍了有钱男人。
而张纪年在离婚后频来桃花，最终与同样惨遭婚姻滑铁卢的初恋情人叶落落再婚。

男人帮——缪青铜，英俊多金，拈花惹草。
妻子性格刚烈，离婚后带着女儿独自生活。
在一次女儿的意外事故中，夫妻俩重修旧好。
缪青铜喜欢的仍然是家的感觉，回归家庭，与前妻再婚。

男人帮——余多，超级奶爸级人物，好男人。
妻子产后奔事业而去，余多空虚寂寞冷，想过冲出围城，但在妻子提出离婚的时候居然选择逃离婚。

婚姻、爱情、儿子、家，守住了家就守住了幸福！

<<再婚>>

作者简介

水湄伊人，原名倪旭阳，浙江乐清人，悬疑小说作家。在将悬疑与惊悚结合的同时，更注重小说的文化性与深度，致力于文化悬疑的打造。

已出版悬疑小说《画像里的女人》、《亡魂花》，《所多玛的咒语》，此三本的繁体版已相继在台湾上市，另外，悬疑短篇集《非主流恐怖——诡发香》也即将出版。

<<再婚>>

书籍目录

- 1 离就离吧
- 2 小事儿不小
- 3 柳暗花明
- 4 炒房团
- 5 前妻
- 6 讨好失败
- 7 计划识破
- 8 还是离婚
- 9 婚姻是个坎
- 10 三个男人三场景
- 11 后妈
- 12 初战不利
- 13 两桩不成功的艳遇
- 14 薛小雪的事业
- 15 东窗西窗
- 16 绑架
- 17 突发事件
- 18 因为小可
- 19 杭州小恋
- 20 家战爆发
- 21 被跟踪
- 22 新欢旧爱
- 23 前妻的诉苦
- 24 三个男人
- 25 红颜来投奔
- 26 男人的花肠子
- 27 缪青铜宣布再订婚
- 28 分裂
- 29 余多的婚危
- 30 逃离婚与抗战
- 31 初步取胜
- 32 钱国忠的瓶颈
- 33 陈璇的迷魂阵
- 34 叶落落无果的相亲
- 35 爱情很纠结
- 36 乐极生悲
- 37 惊天变故
- 38 那些坚决的放弃
- 39 探狱
- 40 婚礼进行曲

<<再婚>>

章节摘录

1 离就离吧苏伦姿势优雅地撩了下秀发，似乎特意让张纪年看到她那新做的指甲，然后兰花指一翘：“你的户口簿、银行卡、社保医疗卡啥的都放在那个抽屉的，里面没有我的东西了，呃，这个离婚证，你爱扔哪就扔哪，如果想一天三朝拜也随便你。

”她又环视了下四周：“我爱穿的衣服也整理走了，其他的什么衣服啊首饰啊，我都不要了，你爱咋处理就咋处理吧，这些也是好货，男人嘛，还是得找个女人过活的，这些东西说不定你以后的女人用得着，当然，如果她身材有我好的话。

”张纪年冷冷地说：“难为你这么设身处地地为我安排后事，不劳你费心。

”“别这样嘛，男人嘛，要宽容大度，拿得起放得下，咱以后碰到的机会肯定不多，那里，都是些高档住宅区，离这里有点远，扯句话也挺不容易的。

”听得张纪年眼珠子白多黑少，他越来越有点懊恼，真不明白，他们相恋三年，拿小红本一年，还是裸婚来着，那时候，他啥都没有，苏伦也跟着他傻傻地过日子，他觉得一直委屈了她，啥事都抢着自己干，菜是他买的，饭是他烧的，衣服轮着洗，苏伦也偶尔做一些抹抹桌子，掸掸灰尘的小家务，小日子也其乐融融的。

半年前弄了一小套房，小是小了点，虽然还是按揭的，但也毕竟有自己的窝了，日子貌似也有点奔头了，似乎也朝着小康挺进了，但是，怎么反而出问题了呢？

自从她去了保险公司，薪水一月比一月涨，美甲店与美容院也去得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勤快，衣服与化妆品一天比一天多，而在家里的人影却一天比一天少，白天说在公司，晚上说要去跟客户碰碰面，联络联络感情，熟悉熟悉业务，培训培训相关知识，后来搞定一个叫钱国忠的客户，据说，这钱国忠还是当着什么官来着，跟他签了几个单子后，居然，把她心与身体统统给签走了。

难道姓钱的就钱多？

我怎么不姓金啊？

在钱国忠糖衣炮弹、人民币、鲜花外加人肉的轰炸中，苏伦像一幢拆迁房一样已经摇摇欲坠，最后当那幢漂亮别墅的钥匙落在她手心时，苏伦这座摇摇欲坠的城堡就彻底沦陷了。

这么禁不起诱惑的人，当初怎么会跟他那么不计任何条件地裸婚来着？

至今他都没想通这个问题。

越想张纪年就越觉得气恼：“您不觉得您站在这里很辱您的身份吗？

像您这么高贵漂亮又视钱财如粪土，不对，应该是视粪土如钱财的美人儿，怎么样都得住在别墅区，过着养尊处优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整天麻将、美容院、高档会所的生活，来这太掉身份了，您还是回您的别墅里去吧，我这地方，真不是您待的，再待几分钟，您就不怕多沾了晦气？

”苏伦的脸青一阵白一阵：“你——什么话啊——”这时，她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她又改回了那种娇媚的语气：“嗯，知道啦，马上下来啦，就拿走几件衣服呗。

”接着，她正颜对张纪年说：“你说我变了也好，说我这个女人太现实太虚荣贪财无度唯利是图也好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每个女人的心底，都需要一个家，一个完美的家，这个家并不仅仅是完美的爱情组成的，还有个重要的硬件，是房子！

咱都待在一起四年了吧，我们穷尽了积蓄，最后却买了这个60平方的小房子，还得还贷，就这么个破房子把我们所有热情都弄没了，把我们的思想都压垮了，每天都得算计着怎么省钱，怎么还贷，但是你呢，还是那么不思进取，拿着那么一点可怜的薪水，就感觉很满足了似的，你就不能换个事来做吗？

就不能自己拼搏一下？

嫁一个没钱的男人可以，但是，嫁一个没钱又没志气的男人，纯是给自己找了一个笼子，一个装满了生活压力的笼子！

”苏伦像是终于把自己多年来的不满给发泄完毕了，语气便有点软了下来：“你说，我对你还有什么指望，我已经过够了这种生活。

我不想以后有了个孩子，还要让他生活在负债的阴影里，让他生活在捉襟见肘的阴影里，还要纠结于给他吃国产奶粉还是进口奶粉，我要给他最好最完美的东西，给他优雅的生活！

<<再婚>>

OVER !

”苏伦走的时候，也走得那么优雅，他从来都没发现，苏伦其实真的挺漂亮的，以前他怎么就没发觉呢，可能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只知道茶油米醋令她忽略去挖掘自己的美，现在，她终于发挥了自己的优势，漂亮到让所有的男人都眼馋，漂亮到能顺手给他张纪年一顶绿帽子后，再飘飘然地钻进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车里，而那个男人，还有着并不小的孩子，最要命的是，他张纪年，居然还找不出一条恨她的理由来。

张纪年颓然地倒在沙发上，他实在不明白，自己在任何人眼里的五好丈夫，就这么被苏伦全盘否定，并一脚给踹了，就因为没钱？

就因为他太窝囊了？

活了三十个年头也没活出个出息来？

他站起身走到窗口，看着那辆银灰色的宝马驶了出去，似乎还能看到苏伦那优雅的影子，突然恨恨地想，她当后妈也能当得很优雅吗？

张纪年感觉胸闷得紧，来来回回在这小屋子里窜了很多回，他从来没有觉得这屋子小，两个人生活是够了，不过以后有孩子了确实会很挤，当时自己怎么没想到呢？

更好更大的当然有，但是贵啊，难以承担，总不能把两个人的薪水都拿来还贷吧，难道光喝白开水就能活人？

他还记得自己当时还经常半夜笑醒，怎么的，咱也是个有房族了，不用老是为了找个像样点的出租房而东奔西跑，这个城市啊，有多少人还为房子拼命啊，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付得起首付的，可是，哪想一山另比一山高，一个别墅轻易就把它比下去了，一点都不含糊，是啊，就算稍宽敞点的房也比它强，何况是价值几千万的别墅，这不等同于蚂蚁跟大象么？

今天被苏伦这么一嫌弃，他也感觉到这屋子真像一个笼子，困得他透不过气来，那种平和的小男人心态全没了，老婆跟别人跑了，留下这个小破房还得他每月还贷，他能平和得起来？

男人一有事，一般只有两种选择，要么闷死在心里，嚼烂了狠狠地吞下去，要么就找个出口发泄。

他掏出手机，给哥们儿余多打电话，自从余多生了个儿子后，基本就人间蒸发了，想喊他出来，难。一打电话准要“换尿布”啦，“哟，水烧开了要泡奶粉”啦，“天啊，我的小祖宗怎么又拉屎了啊”等等。

张纪年就纳闷儿着，他家不是有老婆还有个保姆么，咋就他在瞎忙乎着，那些女人都干什么去了？

“余多同学，不管你现在在干什么，忙什么国家大事家庭小事鸡毛蒜皮事，还是见不得人的糗事，都给爷出来，咱去喝它个天昏地暗天南地北不醉不休不醉不归。

”“咋了，张纪年同学，跟老婆吵架了，还是受了啥刺激了？

”“比老婆吵架更严重。

”“啊？

到底啥事，不说我挂了，我手头在洗尿布，忙着呢。

”“别啊，你今天敢挂我电话我们就立马绝交，来，陪哥喝一杯吧，祝贺哥重新成为单身一族，从此又可以祸害各家黄花闺女与良家妇女。

”“啥啥，不会是——离婚了吧？

真的假的啊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张纪年，要三思而后行啊。

”“又不是我要离，你搞清楚事情来龙去脉好不，是我被离了！

你少给我废话，到底来不来？

”“看样子是来真的，可怜的张纪年同学，你没事吧？

”张纪年长叹了口气：“你觉得我像是没事吗？

”“好吧，为了抚慰你受重创的弱小心灵，我余多决定抛妻弃子，舍身陪君子，就那个啥根据地酒吧来着，那里安静点，咱好好交流下感情，我马上到，喂，薛小雪，你把东西洗洗完，我要陪一刚离婚的哥们儿，非常重要，否则会闹人命的……”张纪年挂掉了电话，朝镜子里瞅了瞅，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。

不禁喃喃自语，我怎么咋就整一离婚男人相呢？

原来离婚也有离婚相，当张纪年自嘲地讲出这话的时候，余多差点喷酒：“我看你这副鬼样还真有离

<<再婚>>

婚相啊，那么你看看我，我现在是啥相。

”他挺了挺那壮实的胸肌，张纪年瞄了他一眼：“你啊，整一小人得志家庭小妇男相。

”余多拍了下他的肩膀：“你还真讲准了，不过这个小可不是我，我们单位不是最近搞啥年度评选吗，某个同事啊，怕我抢了他的名头似的，处处找老子的碴儿，不就几百块奖金跟一个名头嘛，他爱要去，爷可没空陪他折腾，家里么，我的小皇帝才四个月，老婆说，她十月怀胎生个崽子这么辛苦，差点把命都搭上，你总不能让你的女人流血又流泪吧，这回，总得轮到你辛苦下吧。

这话讲的，我还敢有异议么，这爹妈当的。

”张纪年窝声窝气地说：“你还好，老婆就算走了，还留下种子，以后也省得瞎折腾，我就一干二净了。

”“你哟，瞧我这人，光顾说自己了，离婚这事，说实在话，还是干净的好，离也离得清静，以后不用再因为孩子的问题还牵扯不清，况且，这事受苦的是孩子，最无辜最有阴影的也是孩子，我想，你们俩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会有心灵阴影吧。

唉，我说张纪年啊，女人变心的时候总是有点预兆的吧，一有预兆就得把那冒泡的芽儿掐死在萌芽状态，怎么能让它茁壮成长呢？

我怎么说你呢，你难道就一点都看不出来苗头？

”“我当时还真没注意，你知道保险那行业，没什么时间概念，有事没事都得联络下感情么，特别是那些磨磨蹭蹭犹豫不决的主儿，我哪想到联系感情会联络到床上去了啊，早知道苏伦意志这么薄弱，说什么我也不会让她干这事的，女人啊总有那么点虚荣心，我虽然长得不怎么样，但那男的长得比我更不怎么样，所以，像苏伦这么精明的人，如果没有好处让她得了，她也不会轻易上钩的。

现在想想，原本她一直清汤挂面，早上起来有时脸都懒得洗，而后来突然间就花枝招展，化妆品首饰都摆满了整个梳妆台，衣服也一件一件地换，看得俺眼花缭乱，整个交际花似的，我应该就瞧出苗头了，可是，那时候，我以为是一个女人积极向上的心态转变，并不觉得是件坏事啊。

”说话间，张纪年又干掉了一瓶啤酒：“是我没出息，忽略了她内心最真实的想法，不知道她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，只觉得，对她好就行了，把家里的活儿揽了就行了，但是这个婚离得我，实在是一肚子的闷气。

”“行了，都已经这样了，再后悔也没用，人家这头跟你离，那头搞不定已经大摆喜酒庆贺他们的再婚呢，你也不用自责不用难过，离了就离了呗，还真在一棵树上吊死不成，况且，那树也不要你这根绳子了。

没有了大树，这不，不是还有大把的鲜花吗？

说不准啊，比那树儿更香更好。

”说到这里，余多突然很激动地拍了下大腿：“对了，说起鲜花我倒想起来了，听说那个叶落落离婚了，哈哈，这不是天赐良机啊？

”“叶落落，你说的是我们的高中同学叶落落？

”“是啊！

”“什么，她也离——离——婚了？

”张纪年舌头有点打结，想起了年少时期的那些陈年旧事，叶落落是张纪年的高中同学，要知道，当年张纪年喜欢叶落落的事，基本上是谁都知道这个人喜欢叶落落，并且，知道叶落落的人也都知道张纪年，并不是两个人有多好，而是因为张纪年简直就是叶落落的跟屁虫，她上哪，他都要跟着，就连上厕所，他也要在女厕所外面候着。

那时，张纪年就是喜欢叶落落，死心塌地地喜欢，具体原因他也说不出来，或者，就如大家说的那样，喜欢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。

他记得当时对叶落落就一句话，如果你不给我当女朋友，我就一直跟着你。

张纪年现在想起来，都为自己当年的胆大狂妄与那股韧劲而汗颜。

然后叶落落说：“我如果给你当女朋友，你就给我滚远点，越远越好。

”张纪年说：“不行，滚这么远，怎么当女朋友呢？

”在叶落落的心目中，张纪年只是个成绩很一般的小流氓小混混，她怎么会喜欢上流氓呢？

后来，她正儿八经地对张纪年说：“如果你考上清华或北大，我就做你女朋友。

<<再婚>>

”是的，这样的一个小流氓，怎么能考得上清华或北大呢？

张纪年同意了，他准备洗心革面重新做人，好好学习一定要考上北大，但是，这边还没革好面，那头，就被心急的叶落落给告状了，结果他的班主任给他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思想工作与义务教育，他的事迹更是弄得全校皆知。

当然，后来他不但没考上北大，普通的也没考上，也就没继续念下去了，然后托了个后门在邮局工作，做邮递员。

那时候，邮局职工可是个好饭碗，可是，某一天张纪年突发奇想，给他负责投递的那片区的姑娘们全都递上一封情书，这事情是张纪年与余多，还有缪青铜一起干的，三个人抄得手酸臂疼，结果收到的回信N多，于是便挑精拣肥，留下几个文笔过得去，模样儿也还行的姑娘保持着联络，联络着联络着就联络出了感情，而那个缪青铜一糊涂，竟然留了地址，结果有三个姑娘同时找上了张纪年，而且败就败在那几个姑娘偏又特泼辣，又是都认识的，仨便联合了起来，告到了局长那里，说张纪年不务正业，利用职业之便进行欺骗。

这事闹大了，鉴于不利影响，局长亲自劝退，张纪年这临时工也没法继续待下去，送了两个月的信就歇菜了，现在他们想起这件事情，都会取笑张纪年一番。

但是，张纪年真心实意写给叶落落的信，却从不见她回过，女人啊，真是绝情的动物。

“喂，你想什么呢，不会喝晕头了吧？”

”“噢，你说叶落落离婚了？”

我怎么不知道这事，她——为什么会离婚呢？”

”“总有原因的吧，谁吃饱了撑着，好好的离什么婚，这年头诱惑多了，坏女人多，坏男人更多，像咱这么意志坚定贞洁不移的男人还哪里找去，你以为人家都是咱们啊？”

”“得，你还真敢说你守贞如玉？”

”余多有几斤几两在什么时间干过啥，他还不清楚。

“喂喂，咱现在说的是你人生中曾经最重要的人物，别打岔，告诉你吧，她跟我家的那位还是挺好的朋友呢，本来我还不准备告诉你的，免得你起了怜香惜玉之情，做了红杏出墙之事。

既然你也离了，就无妨了，也给你一个机会，要不这样吧，几时我约个时间，来我家吃个饭，我让老婆把叶落落也约过来，你说怎么样，够哥们儿吧？”

”“这个，这个不好吧？”

我都这么多年没见着她了，会不会尴尬？”

”事实上，令张纪年觉得尴尬的是，他以前对叶落落的死皮赖脸、穷追不舍，而不是现在见着她会觉得怎么样。

“得，咱都是三十岁的人了，都为人父母了，谁还会为这么久远的事情闹腾，还真吃饱了撑着，她啊，跟咱念书时没太多的改变，虽然模样比不上你的前妻，但瞧着挺顺眼的，耐看。

”这时，余多的电话响了起来：“我在跟张纪年唠家常呢，回去再跟你说，啥，都十一点多了？”

时间可真快，好了好了，我这就回去了还不行么？”

”挂掉电话，余多拉着张纪年：“行了，咱也喝得差不多了，回去吧，啊？”

离婚有啥，好莱坞的星儿不都三婚四婚五婚的，这不咱跟名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，所以说，这年头，不离婚还奇怪呢，噢，呸，我是指除我外，你看，缪青铜也在离不离之间闹腾着呢，要不是女儿的归属至今都没谈妥，这婚也早就离掉了。

”这时的张纪年连灌了好几瓶酒下去，已经喝高了，分不清东西南北了：“那你回去吧，我找缪青铜喝去，对，我应该找缪青铜才对——咋找上你了，我要跟他继续拼酒——呃——”一时间，余多还真没辙了：“那咱去他家喝中不？”

反正他老婆也回娘家了，分居了。

”“好，喝，继续——喝——”余多只好搀着张纪年打车到缪青铜的家，这时，缪青铜睡意惺忪地出来开门，余多赶紧说：“这小子就交你了兄弟，保重。”

”说完余多一溜烟似的飘走了，缪青铜还没搞清怎么回事，就看到张纪年趴在门口的地板上，呼呼大睡。

2 小事儿不小余多赶到家，小儿子在闹腾着，自从有了小子后，本来有条有理的一个家，就整个一战

<<再婚>>

场似的，每天都兵荒马乱，战鼓轰鸣，人仰马翻，没一天能偃旗息鼓，清静点儿。

而且有时他老妈还经常过来帮他们一起带孩子，他也挺纳闷儿的，就这么个小人儿，能弄得一家都人仰马翻，围着他团团转，真是没当过爹娘真不知道爹娘的艰辛啊，看来自个儿小时候也是这样过来的，所谓的百善孝为先真没错啊，老人家一定要孝敬的。

余多感觉自己的生活自从儿子的出生后全然换了模样，以前还净想着去哪里吃点特色菜，唱唱小歌，喝点小酒，打打小游戏，现在是什么心都没了。

而薛小雪的脸色就像是铁板牛肉：“明知道儿子还这么小，我一个人怎么照顾得来？”

这小子差点摔地了，你干啥去了，鬼混到现在，还一身的酒气，你给我老实招来。

“老婆啊，我好不容易鬼混一次嘛，这不是去安慰张纪年了嘛，祝贺他从此有再婚机会。

“啊，你说的那个离婚男人就是他啊，真离了？”

说实在的，张纪年是我见过的最顾家最本分的男人了，这样的男人居然也被踹了，真是命运弄人，我看那个苏伦，不出几个月准后悔。

“得，人家啊现在是贵妇加官太太了，老公仕途亨达着，还是个正局来着，她自然吃香喝辣乐不思蜀了，哪有时间想着张纪年的好。

“那可不一定，女人的感情可细着呢，时间一长自然就知道了，当着官还明着住别墅，枪打出头鸟，我看哪，他们的好日子不会太久。

“人家是靠炒房赚的钱，你可别乱讲话。

“这个他自己清楚，我可告诉你，如果你想离婚，可以，净身出户，儿子、房子、车子一个子儿都别想。

“不会吧，这也太狠了吧，总得给我留样吧，呸，我们怎么会离婚呢，俺家有娇妻嫩子的，哪能舍得离！

你看，孩子都睡着了，咱就别吵他了。

对了，你几时把叶落落给约过来，给张纪年牵个线。

“好啊，我看行，不过叶落落可有一个女儿了，女儿可是判给她的，由她带着。

“这些问题，咱可不管，也管不了这么细，王八对绿豆，如果真对眼了可是他们的事……老婆，我好困……”好不容易小娃儿不再闹了，乖乖地合上眼皮进入小梦乡，薛小雪便把他抱到旁边的婴儿床上。

“你说那个张纪年也真是的，既然老婆有了出轨的苗头，就应该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把老婆给感化了，也能回心转意，咋可以又是生闷气又是吵架，吵多了感情都吵没了，这等于顺水推舟，把老婆往别人的床上推。

“得了吧，你们女人还不一样，有点风可捕有点影可捉，就大吵大闹没完没了，为了逼供啥活都使出来了。

“这还不是为了家庭稳定么，叶落落也怪可怜的，什么人不好嫁，竟然嫁给了一个赌棍加酒鬼，酒喝多了，还不出事，把人家给捅伤了，我早就劝她不要嫁给那种人，她硬要说爱情是不会在意这么点缺点的，她要把他改造过来，说什么嫁给坏男人，这样才能显出爱情那伟大的力量，这下好了，非但改造计划不成功，还差点被老公给卖身了，我看她离神经分裂也就差那么点了，幸好他男人进去了，倒还是好事，唉，这个叶落落也真是苦命，那么多的男人追她，你说她偏偏就挑了这么个不争气的……”这时，薛小雪怎么感觉身边咋没一点动静了呢，扭头一看，余多睡得哈喇子流了一枕头，她叹了一口气。

事实上，余多在婚后出轨过一次的事情她是一清二楚，那时候，她怀孕三个多月，那事儿自然不行，余多经常是摸着摸着然后又叹了口气，做老婆的自然懂，也知道余多那段时间够压抑的，但是，哪个男人在老婆怀孕的时候不是这样过来的呢？

后来余多经常以在网吧打游戏与跟朋友喝酒为由，很迟才回来，每天回来倒头就睡，薛小雪起了疑心，便拿着他的手机进了卫生间，把通话记录与短信都翻个遍，还真的逮到一个嫌疑犯，看来是只要做过亏心事的，任你再小心，总会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馅子给掉出来。

他的通话记录与短信收件箱都没问题，但是，却在发件箱里找到一条这样的短信：我马上就到，亲亲。

<<再婚>>

还亲亲，我呸。

于是她就照这个电话号码拨了过去，对方是一个娇滴滴的女声：“亲爱的，是不是想我了，这不刚刚才见面吗？”

薛小雪马上气得七窍生烟八窍流血，但她还是压抑住心里的怒火：“你好，我是余多的老婆，你们的事余多都对我坦白了。

”对方好大一会儿都没出声来，然后说：“你是余多的老婆？”

他并没对我讲过他有老婆的啊，噢，他好像也没对我讲过他没老婆，怎么会这样——”薛小雪气得哭笑不得，哪有这么糊涂的女人：“你现在知道了吧？”

以后也别来找他了，你自己清楚。

他今天也对我坦白了，他只是在我怀孕这个特殊的日子找个女人玩玩而已，女人，请你自重。

”“我明白了……对不起……”当时薛小雪挂掉电话，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把余多从床上拖下来，然后棍棒相加，但是最后她还是选择忍耐，她想给余多一次机会，毕竟这段日子比较特殊，毕竟自己肚子里有孩子了，她不想把事情闹大了，最后把无辜的孩子拖入水深火热的抉择之中，但是，她发誓，如果还有第二次，她薛小雪决不会手软。

而那天后，那女人看样子真的不再理他了，余多也回家学乖了，她不知道他们私底下做过什么交流，但是，她能确定，接下来，余多就乖多了，女人的第六感其实是最强的，男人有没私情，大多能神奇地感觉出来。

而薛小雪念他初犯，也不再追究此事了。

此时，看着熟睡中的余多，薛小雪恶作剧地自言自语：“哼，如果有一天咱也闹到了离婚这份儿上，行，先一把剪刀解决了你的祸根，再跟你离，哼哼。

”张纪年发现自己站在青草地上，这里是哪里呢？

咋跟公园似的，绿草萋萋，而且处处花儿开，红的黄的蓝的，真的好漂亮。

然后他便信手漫步，走了一会儿，看到了面前有幢很漂亮的别墅，粉红色的叶子花一溜儿地攀爬，从楼上的阳台下斜斜地垂了下来，然后从阳台上又突兀着大朵大朵的牡丹与个儿高挑的大红木槿，红砖青瓦，看似豪华的欧式建筑，却透着江南水乡式的秀气，一眼望过去，真令人心怡。

我如果中了头彩一定要买这样的房子，苏伦一定会喜欢的。

苏伦？

阳台上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影子，那样子真像苏伦啊。

他顺手举起了望远镜，呃，自己居然随身带着个望远镜？

！

这个问题目前不管了，他拿起望远镜一瞅，竟然真是苏伦啊，是啊，自己老婆怎么会不认得，她怎么会在这里呢？

她端着一盆子的衣服，放在洗衣槽，拧开了水龙头接着水，苏伦洗衣服？

噢，对了，苏伦已经不再是自己老婆了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她现在是别人的老婆，再婚的苏伦，当起了官太太的苏伦，住着别墅的苏伦原来也得亲自动手洗衣服的啊。

放下浸泡的衣服她便开始在阳台上浇花，张纪年情不自禁地扬起了手：“喂，苏伦，苏伦——”但是苏伦对他的深情呼喊却似乎毫无知觉，这时，从里面跑出来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，她拿起了阳台上的软水管就笑嘻嘻地乱喷，喷到墙上，地上，花草上，还有一些已经晾干的衣服上。

苏伦冲她喊了一句：“别玩了！”

”小女孩看样子很不高兴，然后眼珠子一转，就拿喷头对着苏伦，一时间，苏伦手慌脚乱，全身湿漉漉，她挡住了自己的脸，一把抓住了小女孩，狠狠地夺过了她手上的软水管，然后把水龙头给关了：

“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啊，弄得到处都是水！”

”小女孩这时哇的一声大哭大喊，这时，一个中年男人闻声从里面跑了出来：“怎么了怎么了小宝贝？”

”小女孩边抹着眼泪边指着苏伦：“她打我，我这里好痛……”中年男人怒了，一抡起手就给了苏伦一个巴掌：“你怎么这么心狠啊，敢打这么小的孩子，敢情不是你生的啊？”

”苏伦哭了，跑进了房间里，张纪年就看不到她了，不到一分钟的时间，看见她从房子里面跑了出来

<<再婚>>

张纪年赶紧朝她招手：“苏伦，我在这里，他怎么打你啊？”

“苏伦看见他，发了一会儿的愣，迟疑了几秒钟就冲他跑了过来，然后扑在他的怀里嘤嘤地哭：“他们一家都不是人，都不是好人，呜……”“乖，那就不要跟他们好了，我们回家吧，好不好？跟以前那样地生活，我张纪年，是绝对不会打老婆的。”

“苏伦抹了抹眼泪，狠狠地点了点头：“我现在才明白，只有你才是真心对我的，可是——我背叛了你，你还能接受我吗？”

“张纪年爱抚地摸了摸她的头发：“傻姑娘，不接受你还能喊你回家么？”

“走，我们走，我给你烧红枣小米粥喝，养颜补气。”

“好的，咱们走。”

“说完，两个人手牵着手肩傍着肩甜甜蜜蜜地走了……张纪年是被缪青铜给喊醒的。”

“太阳都快照到屁股了，你丫不想丢工作的话就趁早滚去上班。”

“一睁眼，是缪青铜的那张端正得跟明星一样的脸，什么，刚才的一切难道都是梦啊？”

张纪年揉了揉眼睛，一下子就泄了气，原来自己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之中，刚才那些都是假的，唉，美梦啊美梦而已。

他叹了口气：“反正老婆都丢了，再丢工作又算啥。”

“啥话，没了老婆，日子还得照样过，没了人民币，你丫能活得下去？”

“这时张纪年一屁股坐了起来：“我的房贷啊……”是啊，虽说现在房子归他一个人了，但是，全部的房贷可都落在他身上了，以前还能跟苏伦一起分担下。”

说完他冲进了卫生间，但他的嘴巴却不闲着：“缪青铜啊，我都离了，你丫还没离成啊？”

“问题是我们都想要这个女儿，谁都不想放弃，毕竟女儿都五岁了，她跟我感情可好了，我舍不得她啊。”

“切，你有权利去看看她的啊，你舍不得，我告诉你，你老婆比你更舍不得，孩子是她怀胎十月，然后辛辛苦苦生下来的，又不是你怀胎十月生下来的，生养孩子都是辛苦的事，她既然这么想要，你就给她么，况且，你现在不是有女人么，又不是没女人，叫吴艳利是吧？”

叫她生个不就得了，这年头，后妈难当，你把小可给了你老婆，她也就不用当后妈了，这关系可不一样了，多清爽啊，这不一举两得么，这种事还这么拧巴一根筋干什么？”

再说吧，你如果坚持要女儿，你的婚永远离不了，你总不能什么都想占着吧，我如果是你老婆，不揍你都已经觉得便宜你了。”

“现在弄成这样还不都是她逼的，若不是她老是没事找事，一天一小闹，两天一大闹，至于这样吗？”

我还能把心思搁别的女人身上？”

“你就得了吧，你那小花肠子，我还不知道你，别老把责任往人家身上推，怎么说都夫妻一场。”

“唉，不过你讲得也挺有道理的，看来我得放弃小可的抚养权了，不过，我真的有点舍不得小可啊，也有点舍不得她娘——”“舍不得啥？”

你的现任女朋友又不是不会生是吧，你唉声叹气个啥？”

懒得鸟你了，我走了上班去了，不行，你带带我，我的电瓶车在家里呢，今天就不想挤公交，打的太费钱，哟，我的房贷啊。”

“得了得了，你少哭可怜了，我马上好。”

于是两个人一起奔下了楼，张纪年进了缪青铜的车子，“你小子老婆换了，连车子也换了啊？”

还成套地换！”

“这不，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么，最近爷春风很得意，把几个大超市的合同都拿下了，他们的宣传海报都在我公司做了。”

“这三个哥们儿中，就缪青铜混得最好。”

张纪年到现在还是一个私企的小小质检员，拿着几年都没涨过的薪水，而余多是体育老师，胸肌发达着，比一般女人的都要大，拿着点死工资，而缪青铜从小就很有商业头脑，胆也贼大，经常不知从哪里弄来影碟、唱片、内衣、内裤、袜子等等放在夜市上或学校门口卖，竟然生意还挺好，赚着个生活费不说，张纪年与余多还经常跟着他吃香的喝辣的，简直把他当财神爷了，现在的缪青铜步步青天，

<<再婚>>

简直是顺从天意。

“唉，就我最没出息，还是个小技术员。”

“薪水涨了没？”

“还是雷打不动的两千五，一个月房贷得交两千啊，财神爷。”

“要不你帮我吧，现在除了广告海报外，室内设计装潢与房产中介我们都在搞了，而且，还有几处房产也在洽谈中，你知道，我是靠炒房起家的，现在我忙都忙不过来，缺的正是人手，你的业余大学不是也学的建筑业吗，房室设计也懂得一点，也算是学有所用，你是我哥们儿，做事自然会为我设身处地，你的脾气我也还知道，不会阴我的，而且帮兄弟一把也是在所不辞，我也不会亏待你的。”

事实上，那质检员的工作张纪年早就不想干了，但是，因为惰性，他也懒得再找工作，就这么一耗就是好几年，以前的两千五还算是不错，还能每天吃上些像样的菜，付付水电上网生活费都绰绰有余的，但现在物价涨得如此迅猛，况且还有房贷要交，怎么够用？

后悔早年不买房，一直拖着，拖到现在成家了才不得不买，而房价就跟悟空的跟斗一样，一翻就八千里了，那时候，也就个七八年前，几万十来万块就能买到个像样的房子，现在，几十万还买不到稍中心点的。

这年头，房子疯了，人也跟着疯了。

“你容我考虑下吧。”

这时，车已到张纪年公司的门口，张纪年正欲下车，缪青铜突然冒了一句：“你不恨苏伦吗？不过像她这种爱钱的女人没了就没了，用不着可惜。”

张纪年苦笑道：“我不恨她，唉，男人总是说女人爱钱什么的，其实男人还不一样，若不是冲着人家漂亮，男人能心甘情愿掏钱么？”

如果说爱钱是女人的本性，贪色却是男人的本性，而且女人爱钱，事实上大部分是现实逼的，男人贪色可谁都没逼他，所以我一点不恨她。

唉，都怪我自己没出息。

“哟，你倒挺能为女人着想的，被女人踹了没一点怨言，觉悟真高，抛弃你这样的男人苏伦不后悔才怪。”

“她后不后悔我就知道了。”

行了，我下了。

看着缪青铜的车子消失在车水马龙中，张纪年想，看来真要弄个辞呈了，这时，人事部主任冲着他喊：“张纪年，你还想不想上班，你这个月迟到多少次了？”

“噢，您可真是神算，这都让您猜着了，爷就是不想干了。”

人事部主任一下子石化在那里，右手停在半空，鼓着腮帮瞪着眼睛，半晌子说不出一句话。

3 柳暗花明 “张纪年同学，好好打扮下，打起精神，晚上我让薛小雪约了叶落落过来，你可不能给自己丢脸啊？”

几天后，余多打电话过来还真的约张纪年过来吃饭。

当时，张纪年正下了班回家，对着毫无生气的房子发呆，对着桌子上大堆的泡面发呆，琢磨着，晚上难道又得吃泡面？

看来余多并没有把张纪年的一生幸福给搪塞忽悠掉。

而张纪年还没从离婚的阴影中走出来，要知道，叶落落与苏伦虽然都是故人，但叶落落却比苏伦这个故人都还故，属于少年时代萌芽状态的事情，那芽儿没冒好泡就给掐掉了，而苏伦却不同，跟张纪年在同一张床上睡了近四年，虽然拿证的日子并不长，这四年来，就算没有睡出感情来，也睡出了习惯，况且，他对她还是有感情的，现在张纪年一个人睡觉，还真睡不好了。

只是一转身，她陪人家睡去了。

真是世事无常啊。

倘若现在命运安排张纪年跟叶落落在一起，他也认了，毕竟，现在他们都是从失败婚姻里走出来的人。

张纪年想着想着又觉得自己想多了，鬼知道叶落落会不会喜欢自己呢，如果十年前不喜欢，就算隔着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也未必喜欢啊。

<<再婚>>

对眼的人，一见就钟情上了呢，现在是，自己对上了，人家对不上，还不是死鱼的眼睛——瞎巴瞪。出门之前，张纪年把下巴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把那几根板刷短头发梳了一次又一次，怕哪根会不听话坏了他的形象，又换了一件挺精神的蓝白色的条纹短袖POLO衫，然后在镜子里东看看西看看：

“嗯，还不错，至少有个人样了。”

张纪年有一种赶着去相亲的感觉，不禁摇了摇头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唉，我这个二手的单身男人，咋跟那些毛躁的小青年一样，还在为以后能跟谁过活而纠结着？”

到了余多家，张纪年一进门就东张西望：“叶落落，叶落落呢？”

薛小雪正在给孩子喂奶，余多在厨房里忙乎着：“你急个啥，人家在路上了，看你个样子。”

“你说，叶落落会认出我吗？”

“这我可真不知道，我没对她讲你也在，怕人家不来。”

“有那么大的疙瘩啊？”

有疙瘩也是我对她有疙瘩才是，差点把我给停学了，我都没跟她计较，她能计哪门子的较呢。

“话我可说在前头，我们给你牵个线，其他靠你们自己造化了，不成，不关我们的事，成了，我可告诉你，媒钱一分不能少，拿过来给我家小宝买奶粉吃。”

“你个女人婆，都八字还没一撇的事，就跟我讲起条件来了，行，倘若真成了，我一定把你夫妻俩供在酒宴桌上的头号位，这该满意了吧？”

哟，你家的小祖宗长得越来越像个小帅哥了，小子，给叔叔笑一个。

正说着，外面的门铃响了起来，薛小雪说：“一定是叶落落来了，我去开门吧。”

“那，那我待哪儿好？”

张纪年有点紧张起来。

“你咋跟个小媳妇似的，敢情初恋就不一样啊，你爱待哪儿就待哪儿，随你便，我开门去了。”

说完薛小雪放下奶瓶就去开门了。

这时，叶落落进来了，看样子真的没怎么变老，成熟了倒是真的，穿着一件黑底大花的雪纺连衣裙，头发微微地卷着，依旧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看上去更加文静端庄，成熟韵致，浑身散发着一种知性女人的味道。

她看到张纪年，一时没认出来：“噢，原来还有个客人在。”

余多笑了：“他啊，他是我们高中的同班同学张纪年啊，十来年没见着了，就认不出来啦？”

这时，叶落落分明认出了张纪年：“是你，怪不得就觉得咋恁眼熟呢。”

然后“扑哧”一笑，这一笑气氛就和谐多了，余多说：“菜都烧得差不多啦，就等你来啦，行啦，都坐过来吧，开饭喽。”

于是四个人便坐好吃饭了。

饭桌上，余多开始如数家珍般地把他们年少的那些糗事都抖了出来，包括张纪年当邮差那会儿他们做的好事，当然，最后的重点是张纪年现在离婚了，成了单身汉了。

“张纪年现在是无婚一身轻，又有房子人又好，又没啥牵挂，还好离得早，没有孩子牵扯着。”

“我还在还贷呢，看起来，余多，你倒挺羡慕我的吧？”

余多看了薛小雪一眼，薛小雪正向他瞪眼睛，他赶紧说：“我才一点不羡慕你呢，我既有娇妻又有嫩子，享尽天伦之乐，这可是再富贵的人家也盼着的，才不像你这样落了单。”

“行了，那我羡慕你好吧？”

这话说得大家都乐了，讲到这里，叶落落不禁多看了张纪年几眼，可能是产生了那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了。

其实，这眼光令张纪年觉得挺丢脸的，又觉得很受用，但不管怎么样，这应该是好的开始，叶落落对他至少不像以前那么讨厌了。

薛小雪说：“叶落落一个人带着孩子，真不容易，而且也没房子，作为一个没房子的单身母亲，一要经常找房子，二要照顾孩子，三还得拼命工作，四还要承受世俗的眼光与偏见，真的是尝尽人间炎凉。”

说得叶落落笑得有点勉强，可能是想起了一些心酸事：“还好吧，也习惯了。”

说完一个劲地扒饭，余多看气氛不对：“落落，今天的菜还行吧？”

<<再婚>>

”叶落落点了点头：“挺好的，厨艺不错。”

”“嗯，那多吃点，你以后一定要找个像我这样会烧菜的老公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模范老公一级标兵。”

”“得了，你就少臭美了。”

”薛小雪用手指戳了一下他的头。

张纪年接过话：“论厨艺，我比起你怎么样？”

余多，你可得说良心话。”

”“哟，这个我可真没你专业，怎么着你都学过两个月的专业厨师，不对，是一个半月吧？”

反正不是两个月就是一个半月，怎么说我都是业余级的，你是专业级的，行了吧？”

你更有做模范老公的潜质，叶落落啊，这样的男人你可得眼疾手快，否则，一溜眼，就让别的女人给抢走了，我可不是开玩笑的。”

”叶落落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：“真看不出来，张纪年也会这手。”

”“是啊，在他没离婚前，可是我们哥几个的范儿，他现在一离婚，老婆跟人跑了，范儿就轮到我来当了。”

”薛小雪白了他一眼：“瞎说什么，吃你的饭去。”

”是啊，老婆跟人跑了这话说得张纪年可是有点挂不住老脸了，怎么说，被老婆戴了绿帽子不是光彩的事。”

”他啊，这个人就直肠子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。”

”几个人东扯扯西扯扯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叶落落看了看时间：“我得回去了，晚上还得去我妈家一趟。”

”张纪年说：“我也得走了，这样吧，用我的小毛驴送送你吧。”

”两个人向余多夫妻告辞后，张纪年便送叶落落回家，张纪年的小毛驴其实就是电瓶车，他拍了拍后座：“放心地坐吧，我技术过硬。”

”叶落落便坐上了后面，张纪年感觉自己像个小青年一样把车子开得呼吱呼吱地响，叶落落坐在后面有点一惊一乍：“小心啊，后面有车，小心啊，有行人旁边过来了，你开慢点啊张纪年。”

”“哈哈，落落你放心吧，我的驾龄都快赶得上我的年龄了，以前摩托开得欢，现在买不起小车，只能用这个凑合着代步喽，谁叫咱是无产阶级，只能栉风沐雨喽。”

”“这种车我可怎么都学不会，以前学过摩托，看见桥，硬是不敢上去，到现在都没学会呢，这种电瓶车也不敢学了。”

”“想不到你胆子这么小，哈哈。”

”“嗯，是有点胆小，对了，张纪年，对不起。”

”“啥？”

”“对于以前的事，我知道肯定给你造成过不少的伤害，现在道歉，我知道虽然有些晚了，但我是真心的。”

”“噢，你是说以前我追你，你向学校领导告状的事啊，被你一告，我还差点成名了，出名不易啊，现在有多少人靠脱了才能出名，我那样也能成名，不是捡了很大便宜了？”

”两个人都大笑，但叶落落还是觉得心里有点过意不去，现在想想，倒是那时的感情最纯净了，或者，张纪年是唯一对自己真心过的男人，倘若那时他们能在一起，或许，他们都不用沦落到这个地步了，但事过境迁，太多事情都已无可挽回地改变了，以后，就更是个变数了。”

”“对了，你不是还有个女儿，她今天怎么没来呢？”

”“在我妈家呢，平时在幼儿园，双休就放在我妈家里，有空才自己带，我得上班，哪有时间整天带着她，所以，除了休息日外，只能把她放在我妈家了。”

”“那一定很辛苦吧？”

”“这还不是自找的。”

”叶落落的语气有点感伤了，离过婚的女人，特别是单身母亲，内心比寻常女人更加脆弱，因为受过的伤害与承受的压力，不是普通的小伤小闹能比拟的，张纪年也没有再问了，一时间两个人都没讲话了，气氛有点僵，幸好此时差不多到叶落落的家门口了。”

<<再婚>>

“你就住在这里啊，离我家并不是很远啊，对了，你手机号多少，有空赏个脸，请你出去吃吃饭看个电影啥的。

”两人互相留了手机号，叶落落便上去了。

看着叶落落的背影，张纪年突然有一种傻傻的快乐，怎么感觉自己像一下子年轻了十岁般，似乎回到了那个春心萌动的少年时代，是啊，这种感觉怎么这么像是在恋爱啊。

难道我老纪也有着梅开二度的可能？

此时的张纪年有种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喜悦感，这是他在离婚后第一次感觉到眼前的道路突然间就开阔了。

看来，单身也有单身的好处。

<<再婚>>

编辑推荐

《再婚》编辑推荐：坐怀不乱的老公抵不过“白富美”的诱惑；“高富帅”的花花公子抵不过围城的诱惑，灯红酒绿迷了眼，纸醉金迷蒙了心。
一婚再婚，婚婚噩噩！

<<再婚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